

热点聚焦

驿站绿色多 园艺来相伴

◆张春燕

园艺是一种绿色生活方式,它不仅能装点环境,还能令人身心愉悦,甚至舒缓紧张的都市压力。早在1699年,李那托·麦加就在《英国庭园》中对园艺的治疗效果记述道:在闲暇时,您不妨在庭园中挖挖坑,静坐一会,拔拔草,这会让您永葆身心健康,这样的好方法除此之外别无它途。



鱼镜头头下的驿站外观

国外的园艺文化

在国外,家庭园艺是都市农业的主要形式。城市居民在自家庭院或房前屋后闲地、阳台、露台、楼梯、墙壁等处,或市区的河旁、路边等一些零散的空间种植蔬菜、果树、花草、香料等农产品。二战期间,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解决城市的食品短缺,带头在白宫开辟“胜利庭园”种植蔬菜,从而带动了全国城市的家庭园艺发展。此后,各届政府的第一夫人承接了这块100平方米菜园种植任务。现在这块菜园成为培养小学生生产知识的场所,一年收获的50余种蔬菜供给白宫厨房使用。如今美国有3600万户从事家庭园艺生产,其中有100万家庭参与社区园艺活动。美国家庭园艺生产的蔬菜占全国蔬菜总量的40%,平均每户每年收益530美元,减少了城市居民对农村产品的依赖,也补贴了贫困市民的生活。

而在英国伦敦,为迎接201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,提出了首都可持续发展种植计划,鼓励伦敦居民将校园、养老院、废弃的铁路车场、河岸、居住区等闲置的空地,特别是各种平顶层房屋顶转换为菜园,生产当地时令有机蔬菜。这样不仅能提供健康、廉价的农产品,还能吸收伦敦交通系统排放的二氧化碳,使伦敦成为适宜居住的绿洲。德国国家庭园艺活动有150多年的历史。现在除了家庭种植蔬菜、水果外,在柏林、杜塞尔多夫、波恩等城市,政府还将河边、路旁等空闲土地租赁给家庭无庭园的市民,以净化空气、带领城市子女回归自然以及体力劳动训练。

1

一个闹中取静花花世界

在一个阳光午后,走进北京市西城右安驿站,尽管脑海中已经对它有一些想像,却仍然被其漂亮的园艺惊艳到。一个安安静静的小院儿,守在北京市繁华的二环辅路边。一个横跨的拱门上,右安驿站几个字很是醒目。拱门被翠绿的枝叶簇拥着,数不清的红的、黄的、紫的鲜花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。若不明内情会误认为这里是一家浓郁小资味道的花店。李那托·麦加说的心灵治疗大概就是这种感觉,前一秒还在为拥堵的交通恼火,下一秒就被花的海洋抚平焦虑,似乎都市生活的压力也舒缓了,步伐也随之轻快起来。小院面积不小,落落大方,管理者应该是行家,把原本一个空落落的院子打扮得亭亭玉立。高的是树,中等的是万年青、狼尾草,矮一点的是一盆盆鲜花。走近看,菊花、四季海棠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地摆放着,在金秋的阳光里随风而舞。走进宽敞明亮的二层小楼,感觉豁然开朗。一个近似长方体的空间,被井井有条地布置成3个区域。进门右手边是园艺书吧,木头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园艺书籍。左边是售卖区,一盆盆小花同样列在架子上。再往里走,是一间能容纳30余人的培训教室。走上二楼,像是来到世外桃源。这里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小花园。由于担负着教育美化空间的功能,小花园也像样板间,按照家庭阳台、客厅、庭院等家庭功能划分成一个一个分隔开的小单元。每个单元都摆放了不同风格的花草,搭配着椅子和凳子,是相当生动的教学实景。附近居民可以随意走动,看看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进行园艺布置,学习如何通过搭配不同的园艺植物及园艺产品,形成独特的家居景观。

2

一个服务社区的小站

近年来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,居民的观念从居者有其屋向居者优其屋过渡,开始形成在室内、室外、阳台、天井、天台、通道、走廊种菜种花的风尚,家庭园艺慢慢成为群众休闲的方式之一。西城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朱延昭介绍,园林绿化局2014年开始着手打造一些服务百姓的项目,希望能让绿意走入百姓生活,通过引导附近居民养花种菜,使之体会到付出到收获的喜悦,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,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右安驿站是西城区5个园艺体验中心里率先被打造出来的样板。今年7月开门迎客,成为提供家庭园艺规划设计、养护培训、技术咨询等一站式综合性服务园艺体验中心。如果有关于花草养护的疑问,附近居民可以直接咨询店内专家。右安驿站采取政府主导、企业自主经营的运营模式。每半个月,小站还会举行丰富多彩的现场活动。据朱延昭介绍,驿站初步规划一年组织24次活动,并配合节假日组织12次特别活动。伴随着一阵阵笑声,仁里街社区居委会环境卫生主任古阿姨领着20余位居民来到驿站。下午阳光正好,她们是来参加一堂园艺知识讲座,授课老师是园林局的彭博,一位阳光大男孩。彭博从“养花最好的水”入手,生动有趣地讲解起来。由于报名参加讲座的人超过预期,现场还临时加了好几把凳子。彭博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,平时也担任自然之友的植物课指导老师,此前他还是园林局绿色大讲堂的主讲老师。彭博的讲课信息量大、旁征博引,现场的居民听得入神,在小本子上认真地记录着。几个阿姨还围着他,让他记录下自家花草为什么养不好。彭博很有耐心,对每个问题都有问必答。彭博介绍说,家庭不同分区有不同的养花之道。如阳台上适合摆放小型山水景观或者盆栽花草。南向阳台可选择喜光照、耐高温的花卉,东向或者西向阳台,可选择藤本和攀援花卉。此外,最好挑选一些颜色柔和、亮丽、偏暖色调的花卉,如火鹤和凤梨花这种大红色的。客厅是接人待物的空间,适合摆放能装饰空间、让人心明眼亮的植物,如巴西木、文竹或兰花等。但彭博表示,要注意卧室中最好不要摆放花草,以免影响健康。

3

一个推广园艺文化的天地

右安驿站的经理王海英留着齐耳短发,不忙忙忙,她对驿站的规划和定位十分清晰:“这是一个推广园艺文化的空间。”她解释说,通过活动让附近居民受益,学习园艺知识,比如请来专业的园艺师教授插花,举办各类讲座等。园艺文化是在园艺活动中,产生的精神生活。园艺起源于石器时代,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。中国周代园圃开始作为独立经营部门出现。园艺与生活息息相关,也与环境相互协调。大到绵延成片的果园、菜园,小到庭院、居室,或一盆小花,无不体现美与和谐。适当的园艺活动,不仅可以活动筋骨、锻炼身体,还可以修身养性、陶冶情操。每一个来驿站的人,几乎都会被桌上的宣传单吸引。这是一张植物知识大考验彩页,看图答题。凡是答对30种以上植物花卉名字的居民,将会获得一份小礼物——蔬菜种子和泥土。王海英说,能答对的人不多,但参与的人挺多。社区里爱花草

的人很多,大家希望能有一个空间,传播园艺文化,学习花卉知识。自驿站今年7月开门迎客以来,每天都有不少附近居民前来走一走、看一看,在迷你花园里流连忘返。王海英是园艺专业人士,曾经在荷兰、英国、日本等国家多次考察过当地的园艺文化。她感慨说,发达国家的居家人士发自内心地喜欢园艺,园艺能给生活带来美和乐趣。在美国、日本等国家,现在正兴起园艺疗法,通过植物四季的生命变化,激发对生命的热爱和信心。国外家家户户喜爱在院子里种上花草,俨然一道风景线。“我们为什么要羡慕那样的风景呢,只要愿意,自己也可以拥有啊。”王海英颇有感触地说,所以她致力于把自己的专业和所学介绍给大家。她希望通过组织大家在驿站学习园艺知识,让这里真正成为一个个有益身心、追求自然情趣的活动空间。



附近居民参加插花活动后,手捧自己的作品。

流光飞舞

坝上的干枝梅

◆张小牛

北京往西5小时左右车程,就到了名声渐响的坝上。这块与内蒙古接壤的丘陵草原,十几年前还养在深国人未识,因张艺谋在这里拍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而声名鹊起。坝上的美丽和舒适的确诱人。冲出京城重霾,立即被蓝天白云、碧空万里所拥簇。天空即便有云,也是大团的雪白棉花,全无城市上空烂棉絮一般的混沌滞重。气温清冷,不得不裹紧衣裳。而眼前悦目怡神、油画般的景致,将城市的喧嚣、水泥建筑的憋闷、快节奏生活的疲累,统统地迅速消融了。有人说,坝上其实并无大草原的气势。不过,虽不见浩荡草原的苍茫辽阔,但却有丘陵草原的别致气韵。山岭的线条并无粗硬突兀,逶迤柔曼得如同画笔在纸上缓缓拖曳出来,且将优美一直延伸至山下平地。碧绿的色彩便连山带川统统作了均匀涂抹,如同一块巨大的绿绸在你面前铺展起伏。谁说草原只能一望无际,这坝上独有的清丽秀雅足够让人迷醉了。当然,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绝句不能往这里照搬,草已浅到不用风吹,牛羊一眼就能看到。我们见到一群最大规模的羊群约有百来只,正成一列纵队奔跑跳跃涉过草原小溪。这画面只有电视的动物专题里有,大家都兴奋

不已涌上拍照,惊得羊队一再躲避变更跨溪线路。赶羊的那对中年夫妻可不喜欢游人如此做派,嘴里咕咕噜噜很是不满,这帮城里人见个羊群也一惊一乍啊。坝上的人气,城里人还有不少,那著名的格桑花竟在路边就见到了,当地人还不以为然地称其为“扫帚梅”。夜空中的月亮也是从没见过的大,黄澄澄金盘一样,看来那句“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”,也不能一概作为揶揄,自然环境真能决定月亮大小呢。清澈的小河、灿烂的菜花、茂密的白桦林,在城里人眼中,这些都是稀宝。虽然坝上天气晴雨无常,也是不受人造环境影响的本真性情。晴天烈日与风疾雨,密魔法般地转换,让城里人感受到一种爽利痛快的脾性。除了日照充足雨水丰沛的气候,还有肥沃的土壤。我没去过东北,只从文字中见到东北黑土地的描写。在坝上,我才真切地看到黑油油的土地,简直就是遍地黑了的农家肥料。当地人养的猪也都是黑的,且省了猪圈尽管放养。城市里要买黑猪肉得找专门有标示的,品牌的还得多掏钱。而这里的黑猪肉却不贵。我们一行人租了一辆小车沿公路前行,开车的是一位50

来岁的当地汉子,实在而又健谈,一路给我们介绍坝上特色。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昔日的坝上,曾经的遍地药材,曾经的草茂水丰,曾经的牛羊成群。还说,上世纪50年代,为了供应京津城市的烧炭,大片粗犷挺拔的原始白桦林都被伐掉了。听着他的讲述,我们仿佛看到昔日连片的草地正在萎缩,曾经波光粼粼的茂河日渐瘦身,满着眼睛的白桦树也逐年减少。开车汉子在草地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丛花,他说这种花杂精致、色彩鲜艳的花如今很难找到了,它有个别致的名字:干枝梅。因为它即便死了干了,也鲜艳如初花瓣不谢,比标本生动得多呢。我凝视这美丽动人的花,不知怎的,心头竟浮出一丝隐隐忧虑,美丽动人的坝上,日后该不会变成一束干枝梅吧。

■作家简介

张小牛,中国作协会员,一级作家,在作家出版社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当代》等刊社出版,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万字,作品多次获奖,入选多种选刊、选集。

名家作品

将军石

◆王贤根

在漫漫草原的深处,或说,寂寥草原的尽头,突然下沉有一沟。沟里怪石嶙峋,榆树散缀。沟底葱葱郁郁,石缝上虬盘的,有的坚挺,有的枯朽,如根须,根须似无数双嶙峋的手,伸得长长的,乞求的是水。水,永远的渺茫。老天爷起码的怜悯也没有,仅沟底有点印的水积,黑渗渗的,散发着马粪牛尿的浓浓气息。鸟喳喳地起落,竞相吸水,留下重重迭迭的足迹。边防部队的连长告诉我们,这是几百公里绵长的边境线上最好的景观所在。很久没雨,原上草枯枯黄黄地呻吟,已经有点滴水气了。我们的越野车,在巡逻线上奔驰,扬起的烟尘,也如燃烧的火团。真不想再搅扰他们,真不想再搅扰静谧干燥的原野,可他们说,这沟边有块将军石,值得看看。这位将军不知是哪朝哪代了,他离开可爱的家乡,随着金戈铁马的队伍征战,不知立了多少战功,可在这茫茫的草原上倒下了。将军精忠报国,马革裹尸,随同的将士就将他埋在了这稍能避风、有树有水之处。将军家乡是绿树水乡吗?面向绿树清泉,是将军生前所好,还是将士一种深情的寄托?这,谁也不道明了。传说,将军的家乡闻悉这讯息,迢迢千里,亲人们拉来一块家乡石,矗立在茫茫草原的深处,矗立在将军的墓前。我是被这一传说深深吸引的。到边防线上,我这个从戎三十八载的军人,不去朝拜一

下前人征战永远留下的英灵,是要受到良知谴责的。待我们赶去时,原先蔚蓝的天空,忽地乌云翻滚而来,如万千铁骑驰骋。淅淅沥沥的雨水飘落下来,草原拉上了白莹莹的幔帘。这是喜雨,连长说,已是8月底了,太迟了,但还可挽救。那这绵绵的雨,是不是将军在天之灵的反应?我暗暗地祈祷着。冒雨直奔那沟那石。鸟群盘绕,有的落在我的肩上。与它的亲密接触,我情不自禁,想起哪朝哪代到今还不知姓名的这位将军,这鸟是不是他的生灵回归?如果喳喳的声响是与远道而来的后代军人的会语,那我将以怎样的言语来与您沟通呢?将军,您是汉民族的子孙,还是华夏其他兄弟民族的后裔?您是从哪里踏上征途?又要奔向何方?细雨沙沙,染绿了沟旁不知名的草丛。将军石矗立在沟旁稍高处的岩边。我们拨去杂

草,将军石便凸现出来。也许由于年代久远,坟墓已夷为平地,只有这块碑石屹立在。碑上没有字。乡人亲人,意想不到,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,辽阔荒茫的草原上,不用说道路村庄农舍,就连稀少的牧民也难以寻觅,更找不到能敲会凿的工匠了。无奈中,他们只能将这块碑石慢慢竖起,让它永远地屹立在神圣领地的北疆。我默默地立位在石前,向这位不知姓名的将军致以虔诚而崇高的敬意。连长庄重地说,我们每年都要到这里来,有时还组织连队来。天色黯然,雨是越落越大了,衣帽都浸湿了,肩章帽徽经过洗礼,倒越发地辉煌起来。咱们走吧,连长说,再过一会车子寻不得路了。这时,我们才缓缓地走出沟谷,走向苍茫暗垂的草原,向远处那片有亮色的方向驶去。

